

一行著述叙略

吕建福

释一行（683—727），俗姓张、名遂，魏州昌乐人（今河南南乐一带。一说为巨鹿人，今河北巨鹿一带），是唐代著名的科学家和高僧，曾在天文、历法、数学、机械、佛学、易学、道教诸多领域做出过重大贡献。一行生前写过许多著作，但后来大多散佚，留存至今的只有残篇断章。同时，在他辞世之后又出现了不少托名伪作，并被历代经史著录，有的还流传下来，故今天所流传的和见于经史著录的一行著述往往鱼目混珠，真伪莫辨，常被人误解。鉴于此，笔者对题名为一行的著述进行了搜集整理，现分为三部分介绍于下：

一、一行著述

作为一行著述而流传于世和著录于各种经录史籍的，共有三十多部。其中，可以确定为一行著述的，只有十部，天文二、历法一、易学四、佛学三，现分别考定如下：

一行的天文著述即《法象志》和《后魏书·天文志》。《法象志》，据《旧唐书·天文志》载：“贞观中李淳风撰《法象志》，始以唐之州县配焉。开元初，沙门一行又增损其书，更为详密，即事包今古，与旧有异同，颇裨后学。”可知，一行对李淳风《法象志》作了修改和增补，使之成“更为详密，即事包今古”的《法象志》。据《新唐书·艺文志》（以下简称《唐

志》)载,李淳风《法象志》原七卷,但一行增损之后的《法象志》有多少卷,史籍无考。该书增补部分,两《唐书》摘录一部分,《新唐书》尤详。《旧唐书》载于《天文志》下,《新唐书》载于《天文志》一。关于该书的增写时间,《旧唐书》说在“开元初”。按《旧唐书·方技传》一行本传载:“开元五年,玄宗令其族叔礼部郎中浚賁敕书就荆州强起之。”又开元十三年(725)一行上《黄道游仪疏》称:“近秘阁郎中李淳风著《法象志》,备载浑仪之法。”^①知一行在制造黄道游仪之前已研究过李淳风《法象志》,则一行增写时间当在开元六年至十二年(718——724)之间。

《后魏书·天文志》,据《旧唐书》一行本传载:“初,一行从祖东台舍人太素撰《后魏书》一百卷,其《天文志》未成,一行续而成之。”据《旧唐书》《张公瑾传》及《经籍志》等载,太素为一行高祖张公瑾之次子,唐高宗龙朔中(662年前后)历位东台舍人、兼修国史、怀州长史等职,曾撰写数十部历史著作,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其所撰《后魏书》早已散佚,但据殿本魏收《魏书》前宋刘昫等《目录序》和《魏书·天象志》原附宋人注及殿本考证等载,张太素《后魏书》一百卷时已不传,而“魏收原书已缺三十余卷,乃杂揉李延寿《北史》、修文《御览》、高氏《小史》等书补缀成之,非完璧也。”其中“《天象志》第一卷载天及日变,第二卷载月变,第三、第四卷应载星变,今此两卷,天、日、月、星变编年总系魏及南朝祸咎,盖魏收《志》第三、第四卷亡,后人取他人所撰《志》补足之。”

“《唐书·经籍志》有张太素《魏书》一百卷,故世人疑此二卷为太素书《志》。《崇文总目》有张太素《魏书·天文志》二卷,今亦亡矣。惟昭文馆有史官旧本《魏书·志》第三卷,前题‘朝议郎、行著作郎、修国史张太素撰’。太素,唐人,故讳‘世’、‘民’等字。”今中华书局标点本按语亦确认今本《天象志》非

《魏书》原文甚明，其中记月变即采《志》二所载，记星变似兼采已亡之《魏书·志》三、四和《宋书·天文志》”。按此，则今本魏收《魏书·天象志》第三、第四卷，即为一行所撰原张太素《后魏书·天文志》无疑。

一行的历法著述，即著名的《开元大衍历》。据《旧唐书》本传及两《唐书·历志》等载，一行于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受诏改造新历，开元十三年开始编写，至十五年（727）完成草稿，十六年（728）由张说、陈玄景、赵升等最后编定呈上。其内容据张说《大衍历序》，共五十二卷，其中《开元大衍历经》七章一卷、《长历》三卷、《历议》十卷、《立成法》十二卷、《天竺九执历》一卷、《古今历书》二十四卷、《略例奏章》一卷^②。唐刘肃《大唐新语》载，《开元大衍历》一卷、《历议》十卷、《历立成》十二卷、《历书》二十四卷、《七政长历》三卷，共五部五十卷。缺载《天竺九执历》、《略例奏章》各一卷。

《唐志》、《太平广记》等著录同。《新唐书·历志》著录《历术》七篇、《略例》一篇、《历议》十篇。其中《历术》七篇即《历经》七章一卷。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二著录《唐大衍历议》十卷，并载：“嘉定辛未词科用为序题。刘澹如者，尝得其书，自诡必在选中，而考官但据文史。初不知此书尚存于世也。”知一行《历议》部分至十三世纪初的南宋嘉定辛未年（1211）尚流传于世。又《宋史·艺文志》（以下简称《宋志》）著录《开元大衍历议》十三卷。《开元大衍历》的《历经》部分，两《唐书·历志》摘录，共七章：一步中朔、二步发敛术、三步日躔术、四步月离书、五步轨漏术、六步交会术、七步五星术。《历议》部分，据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共十章：一历本议、二日度议、三中气议、四合朔议、五卦候议、六九道议、七日晷议、八分野议、九五星议、十日食议。《新唐书·历志》摘录其中的一、二、三、四、五、六、九、十议部分内容，《天

文志》摘录其中的七、八议部分内容。《略例奏章》部分，《新唐书·历志》摘录其中的没灭略例、日躔略例、晷漏中星略例部分内容，分别摘入《历议》四、八、十议。又《日蚀议》、《五星议》中亦引用《略例》部分内容。《旧唐书·天文志》摘录一行《黄道游仪疏》部分内容，《全唐文》收录《请与星官考校游仪疏》，均出自《略例奏章》之《奏章》部分。《开元大衍历》其它部分全佚。

一行的《易》学著述，有《大衍玄图》、《太玄经义诀》、《大衍论》、《周易论》（或称《一行易传》）。其中，前二部可以确定为早年著述。据《旧唐书》本传载：“时道士尹崇博学无达，素多坟籍，一行诣崇，借扬雄《太玄经》将归读之。数日，复诣崇还其书，崇曰：‘此书意旨稍深，吾寻之积年，尚不能晓，吾子试更研求，何遂见还也？’一行曰：‘究其义矣。’因出所撰《大衍玄图》及《义诀》一卷以示崇，崇大惊，因与一行谈其奥赜，甚嗟伏之，谓人曰：‘此后生颜子也！’一行由是大知名。”可知，《大衍玄图》和《太玄经义诀》一卷是一行读扬雄《太玄经》之后所作，也是他最早的成名之作。按日本最澄（767—822）《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载一行“十五志学，敏而好古，披习经史，日诵万言，备学九流，皆尽幽旨。”^③又日本成尊（1012—1074）《真言付法纂要抄》载一行“二十一岁遇荆州景禅师出家。”^④则一行于十五至二十一岁间（698—704）撰写《大衍玄图》及《义诀》。此二部著述，《唐志》著录作一卷，今佚。

《大衍论》，《旧唐书》本传作三卷，《唐志》作二十卷。唐玄宗《御撰大慧禅师一行碑铭》称：“禅师以朕钦若灵天，故撰大衍之历；敦崇圣道，故述大衍之赞。”^⑤其中所谓“述大衍之赞”，即指《大衍论》而言。今其书大部散佚，唯于刘禹锡著作中留存一段文字。《刘宾客文集》卷七载：“一行《大衍论》

云：三变皆刚，太阳之象也；三变皆柔，太阴之象也……”云云。一行于《易》学很有造诣，《大衍论》在唐代有很大影响，有毕中和师徒三人相传承继一行《易》说，而柳宗元与刘禹锡曾为此有《周易》九六之辩。^⑥

《周易论》或《一行易传》，是一行最主要的一部易学著作。《唐志》作《周易论》，卷亡，又著录李吉甫《注〈一行易〉》，卷亡。据《旧唐书·李吉甫传》载：“吉甫尝讨论《易象》异义，附于《一行集注》之下。”《宋志》著录《一行传》十二卷，入易类。按清朱彝尊《经义考》，《中兴书目》著录《一行易传》十二卷，原缺四卷。又朱彝尊认为《绍兴缺书目》有唐《易论》一卷，此即《中兴书目》所录《一行易传》残篇。据此则知一行曾集注《周易》而作《周易论》或题《一行易传》十二卷，至《中兴书目》著录时已缺四卷，而《绍兴缺书目》所见乃其残篇。又据宋元诸儒所引据《一行易传》，一行其书还纂集有历代诸种《易传》，包括《子夏传》、《孟喜传》、《京房传》等。王应麟《困学纪闻》著录《一行子夏传》，并说：“〔洪〕兴祖为汉以来诸儒所传各有师承，唐陆德明著《音义》兼有别本，诸儒各以所见去取，今以一行所纂《古子夏传》为正，而以诸书附注其下。”朱震《周易集传表》称：“臣闻商瞿学于夫子，自丁宽而下，其流为孟喜、京房，喜书见于唐人者，犹可考也。一行所集房之《易传》论卦气、纳甲、五行之类，两人之言同出于《周易·系辞·说卦》。”又说：“孟喜、京房之学，其书概见于一行所集，大约皆自《子夏传》而出。”^⑦晁公武《读书记》说京房“今其《章句》亡矣，乃略见于僧一行及李鼎祚之书。”^⑧《一行易传》至清代大部散佚，《经义考》说：“今惟大演《周易》本义一卷存。”清末马国翰编为《一行易纂》一卷，辑入《玉函山房佚书》《经编·易类》卷八，并作《序》同意朱彝尊《经义考》之说。

一行的三部佛学著述，即《释氏系录》一卷、《摄调伏藏》十卷、《大日经疏》二十卷、《义释》十四卷。《释氏系录》，据唐圆照《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载：“《释氏系录》一卷，谥大慧禅师沙门一行开元中奉敕修撰，已编入史”，“然未编入一切经藏，今请编入目录。”知该书撰写于开元十至十五年之间（722—727）。其内容“总有四条：一、纲维塔寺，二、说法旨归；三、坐禅修证；四、三法服衣。于中斋法附见。”^⑨该书今佚。《摄调伏藏》，或题《调伏藏》，《旧唐书》本传、日本成尊《真言付法纂要抄》、日本安然《诸阿闍梨真言密教部类总录》（简称《八家密录》，编于884年）均著录十卷，宋赞宁《宋高僧传》本传作六十卷，其“六”字当为衍文。据成尊《真言付法纂要抄》载，一行在荆州当阳山玉泉寺将“律部经论，所有要文，撰为《调伏藏》十卷，兼自注解。”一行在当阳的时间，据《旧唐书》本传载：“睿宗即位，敕东都留守韦安石以礼征之，一行固辞以疾，不应命，后步往荆州当阳山，依沙门悟真以习梵律。”按两《唐书》韦安石传，韦安石曾两度任东都留守，一在武则天长安三年（703），因得罪张易之兄弟，仅任职一年；一在睿宗景云二年（711）冬，但不久又受其妻牵连，被贬往蒲州。故其征召一行，当在景云二年冬或翌年。则一行在当阳编撰《摄调伏藏》，在睿宗太极元年至玄宗开元五年之间（712—717）。此书今佚。

《大日经疏》，或作《大毗卢遮那经疏》，又题《大日经义释》（《大毗卢遮那经义释》）。日本人唐诸家《求法目录》及安然《八家密录》、唐海云《两部大法师资相承付法次第记》等均著录，有数种传本。据日本圆珍于阳城天皇元庆六年（882）

《上智慧轮三藏决疑表》，自唐代宗大历年（766—779）以来传于日本的《大日经义释》计有六本。而于元庆八年（884）所作《大毗卢遮那成道经义释目录缘起》载：“《录》之由来者如余

所闻，件《义释》从大唐来我国且五本焉，今见有四，谓西大寺德清大德〔唐代宗大历七年入唐〕请来本一十一卷；次高雄寺空海和尚〔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入唐〕本二十卷；次当寺慈觉大师〔即圆仁，唐文宗开成三年入唐〕本一十四卷；余〔唐宣宗大中七年入唐〕赍来本一十卷。都虑对勘，大同小异，不免巧拙也。又闻平城山阶寺有一本，此玄昉师〔唐玄宗开元十一年入唐〕入唐将来。”安然《八家密录》载有八种传本：玄昉本《义记》十卷、德清本《义记》七卷（上下十四卷）、圆珍本《义记》七卷（上下十四卷）、空海本《疏》十四卷和二十卷、圆仁本《义释》十四卷、遍明本《义释》十四卷、宗叡本《义释》十四卷。知日本最初有七种异本流传，分题《义记》、《义释》、《疏》三种，而《义记》有七卷、十卷二种，七卷本或分作上下十四卷，《义释》有十卷、十四卷二种，《疏》有十四卷、二十卷二种。各本之间的差异，据圆珍于唐大中十年（856）四月八日及七、八月所记，和咸通三年（日贞观四年，862）九月二十八日校勘记、《大日经义释目录缘起》等，各本之间“大同小异”、“不免巧拙”，均为同疏异本。但有“彼拙此巧”之别，即空海本二十卷《疏》和圆仁本十四卷《义释》是一行草本，而圆珍本十四卷《义释》是经智俨、温古的再治本。据唐温古《大日经义释序》称：“开元十五季禅师〔按指一行〕没化，都释门威仪智俨法师与禅师同受业于无畏，又闲梵语，禅师且死之日，嘱咐法师，求诸梵本，再请三藏详之。法师秘其文墨，访本未获之顷，而三藏弃世，谘询无所。痛哉！禅师临终叹此经幽宗未及宣衍，有所遗恨，良时难会信矣……。”^⑩ 据此一般认为圆珍本十四卷《义释》是经智俨、温古再治之本。后来空海本二十卷《疏》流传于东密真言宗，圆珍本十四卷《义释》流传于台密天台宗。《疏》本于日本后宇多天皇建治三年（1276）、称光天皇应永二十一年（1414）开版印行。《义释》本于桃园天皇宝历六年（1756）印

行。我国当初亦流行数种异本，唐海云《两部大法师资付法记》所录为十卷本《义释》，而后来刻版印行的为十四卷本《义释》并《序》，辽觉苑《大日经义释科》五卷及《大日经义释演秘抄》十卷即注疏该本。辽道宗清宁五年（1059）十四卷《义释》本印行流通。《大日经疏》现刊入日本《缩刷藏经》余字七、八，《大正新修大藏经》卷39，《卍续藏经》36册、《大日本续藏经》36套1—3册。《义释》刊入日本《大日本续藏经》36套4—5册，《卍续藏经》36册。

唐智升《开元释教录》载：“至开元十二年善无畏随驾入洛，安置于大福先寺，遂为沙门一行译《大毗卢遮那经》。”又空海《真言付法传》亦载一行于开元“十二年于无畏三藏译《毗卢遮那经》，并制义疏”，则《大日经疏》当撰述于开元十二年至十五年之间（724—727）。关于《疏》是否完全出自一行之手？抑或仅记录善无畏讲义而已？后来的日本疏家及至现代国内外一些学者多有异议。今据唐崔牧开元十六年（728）所作《大毗卢遮那经序》载，一行请善无畏译出《大日经》之后，“又重请三藏和上敷畅厥义，随录撰为《记释》十四卷。”稍后温古作《义释序》记述更详，说“禅师又请三藏解释其义，随而录之，无言不穷，无法不尽，举浅密两释，会众经微言，支分有疑，重经搜决，事法图位，具列其后，次为删补，目为《义释》，勒成十四卷。”又检其疏文，中多有“阿闍梨言”、“今谓”、“私谓”等语，释文又往往引经据典，使用中国传统的训诂方法。显然，《大日经疏》是一行在善无畏解说的基础上，证诸经典，加以融会贯通，撰述而成，自然可视为一行疏作。近来又有一种说法，认为《大日经疏》原为印度著作，由善无畏传入唐，由佛密传入吐蕃。今考布顿《大藏经目录》，有《现证菩提续略释》七卷又二百颂，题佛密著。现存大藏经《丹珠尔》部有《大日经摄义》和《大日经注释》二部，均题佛密著，但对勘原文，《摄

义》仅数叶，《注释》与汉文《疏》迥然有别，仅从行文可以看出佛密《注》很少引用它书，而一行《疏》则旁征博引，而其解释亦有分别^⑩。

一行除有以上著述之外，还曾参加过《大日经》的翻译工作，充当笔受。《开元释教录》载善无畏于开元十二年译《大日经》时，“沙门宝月译语，沙门一行笔受承事，兼删缀词理，文质相伴，妙谐深趣”（卷十）。

二、存疑著述

在经录和史籍中著录为一行所作的一些著述，虽然还没有更多史料可以确定为一行真实著述，但也不好完全排除其著述的可能性，这类著述如《心机算术格》（“格”或作“括”）。《毗卢遮那经略释》、《金刚顶经义诀》等。前一部见于《唐志》和《宋志》，并附注“黄栖严注”、“僧栖严注”。一行对数学很有造诣，为造《大衍历》曾到天台国清寺求学算术。他的数学知识不仅运用于天台历法及机械方面，还运用于对奕，曾有四句乘除诗流行于当时。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语资》载：“一行本不解奕棋，因会燕公宅，观王积薪棋一局，遂与之敌。笑谓燕公曰：此但争先耳！若念贫道四句乘除语，则人人为国手。”宋文同《送棋僧惟照诗》曰：“学成九章开方诀，诵得一行乘除诗”（《丹渊集》）。但《心机算术格》并不见于唐人著录，也不见于有关一行传记中。又僧黄栖严其人，史籍无考。故存疑。后二部著述见于唐海云《两部大法师资相承记》，但《毗卢遮那经略释》不见于它种书志，安然《八家密录》有《大日经略识》二卷，不题作者，或即同书。《金刚顶经义诀》，空海《请来目录》著录，不题作者。圆仁、惠运《求法录》有《金刚顶瑜伽要诀》一卷，安然《八家密录》认为即《义诀》，智藏〔按不空〕撰，但又不见于不空有关著录，文中又引金刚智的话说“一行禅

师求我灌顶……一行乃亲自笔受”云云，其语气行文又非一行之作，而其文所释也非今存汉译本《金刚顶经》诸本，故很难说该著为一行之作或为不空之作。但海云为密宗第五代传法弟子之一（义操弟子），其所记也不便完全否定，故存疑。该著现存一卷，缺中下卷，日本伏见天皇正应四年（1291）刊官本，《卍续藏》、《大正藏》均刊，题不空撰。

三、托名一行的伪作

见于经录和流行的题为一行作的著述中，大部分属于托名之作。这些托名伪作大都产生于唐代后期，与一行在许多领域享有盛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很多神话传说故事有直接的关系（有关神话见于唐郑处诲《明皇杂录》、段成式《酉阳杂俎》，宋赞宁《高僧传》及《太平广记》等）。

在题名一行的伪作中，大多属于道教和密教内容，属于道教伪托的著述有：《天一太一经》、《太一遁甲经》、《遁甲十八局》，《旧唐书》本传、《唐志》著录，均一卷，今佚。又有《六壬歌》，日本惠运《求法录》著录，一部上下卷，《六壬明镜连珠歌》一卷、《六壬髓经》三卷，《唐志》著录，已佚。这些著述属于五行占卜之书，是按所谓太乙、遁甲、六壬的三式占法构成，唐以前就盛行于世。另有《呼龙经》、《金歌四季气色诀》、《后肘术》等，《宋志》著录，当伪造于更晚的时候。又有《看命一掌金》的占相之书，日本《卍续藏经》刊，题唐释氏一行著，明胡氏文会堂校。题前有云“唐一行禅师云，但凡投师出家皆依此选僧图，取用若得一二识者方许出家”等等。但检其文句，显系杜撰，如所谓十识者通天识、三合识、善知识、方丈识、菩提识、福禄识、起家识、消灾识、成就识、佛法识，决非佛家术语。又如所谓六道十二星之名，亦杂揉佛道名词而成。其内容更荒诞无稽，当属伪造。

属于密教内容的伪作大都流传于日本，其中一部分伪作本为译文，如《大毗卢遮那佛眼修行仪轨》、《药师琉璃光如来消灭除难念诵仪轨》、《北斗七星护摩法》等。其中第一部原日本享保年间（1716—1736）刊丰山大学本，保安四年（1123）写仁和寺本，古写本高山寺本^⑫。第二部原日本享保十九年（1734）刊丰山本，永久四年（1117）写高山寺本，古写本高山寺别本。最后一部原日本享和二年（1802）刊长谷寺本。以上三部均刊入《缩刷藏》、《卍续藏》、《大正藏》。又《宿曜仪轨》一卷，原日本享保年间刊长谷寺本，康元二年（1257）写东寺三密藏本。《宿刷藏》、《卍续藏》刊，题一行撰。但同以上三部一样不见于任何经录，又其中提到的《文殊八字真言》（亦称《文殊八字仪轨》），唐穆宗长庆四年（824）由菩提仙译出，《炽盛光佛顶》、《被叶衣母观音》均由不空译出^⑬，仅此可证该经即使为述作，也形成于不空之后或更晚，当非一行时之作。

其它密教内容的伪作纯属杜撰而出，这类伪托之作有《七曜星辰别行法》一卷，《梵天火罗九曜》一卷、《曼殊室利焰曼迦罗万受秘术如意法》一卷。前二部原日本享和二年（1802）刊长谷寺本，《宿刷藏》、《卍续藏》、《大正藏》均刊，《梵天火罗九曜》《大正藏》刊，不题撰人名，后一部《卍续藏》、《大正藏》刊入。《七曜星辰别行法》，惠运《求法录》著录，题一行造，《八家密录》同。该文卷首称“玄宗皇帝开元初，对东兵之夜，于兵侧离宫之次，于是玄宗将一行和尚相随，一行忽作法……于是录奏玄宗，唯陛下一人受之，此后玄宗幸蜀，有人于高力士家传得本”云云。其中所谓东兵之夜，兵侧离宫之次，指开元十年（722）权梁山夜攻东都之事，据《旧唐书·玄宗纪》记载：九月“乙卯夜，京兆人权梁山伪称襄王男，自号光帝，与其党权楚璧，以屯营兵数百人，自景风、长乐等门斩关入宫城构逆，至晓兵败，斩梁山，传首东都。”但此前玄宗已“下制约百

官不得与卜祝之人交游来往”。而该文说一行忽作法云云，实不可信，又其文所列三十星，其星名、星数、星座排列不但与一行《大衍历》有关内容不符，且与《舍头谏经》、《摩登迦经》、《日藏经》、《宿曜经》不符，其用语类诸道教如“急急如律令”等，其祭法亦同道教如用肉脯、纸钱等。其中更有禁忌僧尼人内之文，当属杜撰。《梵天火罗九曜》，按题目应为印度天文内容，但除数个星名、真言为译文外，其它内容均属杜撰，其用语亦类道教、如“太山府君”、“司命司禄”等。尤其该文天象依传统的分野方法，与一行以山川河流来分野的方法相矛盾，可证其文非一行之作。《曼殊师利焰曼德迦万爱秘术如意法》，不见于任何经录，其文与金刚界、胎藏界有关文殊法不合，又杂以道教符法，显然为杜撰托名之作。

还有三部密教著述：《大毗卢遮那形象图样坛仪》、《标帜坛仪法》、《契印法》各一卷，海云《两部大法师资相承记》著录，作一行撰。但据唐崔牧《大毗卢遮那经序》载：“又三藏和上〔按指善无畏〕躬请粉绘乎《起圣众极图》一卷，兼《地契》及《手印图》一卷，《都集曼荼罗图》一铺，词旨深简，分析源流，幽赞之功，靡究于今^⑭。”其中《起圣众极图》当为《大毗卢遮那形象图样坛仪》，《都集曼荼罗图》或即《标帜坛仪法》，《地契》及《手印图》即为《契印法》。又此三部著述为密教仪轨，非一般弟子可以杜撰，故海云《付法记》实为误录。

另有一些题为一行作的著述，曾被史书经籍著录于张遂一行名下，也常被现代人误解。如《五音地理经》十五卷，《唐志》著录于张遂一行之下，《宋志》作《地理经》，有十五卷和十二卷两种。《葬律秘密经》十卷，《宋志》作李淳风、一行禅师撰。《库楼经》一卷，《宋志》著录。其实，作这些著述的一行或僧一行另有其人，即唐杭州竹林寺一行。据《宋高僧传·慧朗传》的记载，此一行为睦州龙兴寺僧慧朗之弟子，亦为禅僧。按

慧朗圆寂于开元十三年（725），则其弟子一行生活于七世纪，与张遂一行为同时代人。据《宋高僧传·释泓师传》载：“唐京兆泓师神龙中（706）来游京辇，简傲自持，而罕言语，语则鬼怪，颇善地理之学，占择莹兆，郭景淳、一行之亚焉。”又同书《释师简传》载后周杭州湖光院师简“好悬记杭越间灾福，初无信者，验有合符，于一行、景淳山经地理，别得径门。常言昔泰山道辨相塚得术，余无取焉，喜为人迁山相塚，吉凶如其言。”可知，竹林寺一行于山经地理、占择莹兆之学颇为著名，《地理经》、《葬律秘密经》、《库楼经》等当为其所著无疑。

注：

- ① 见《旧唐书·天文志》上，卷35。
- ② 《全唐文》卷25，《张燕公全集》卷12。
- ③ 《日本大藏经》《天台宗显教章疏》一。
- ④ 《大日本佛教全书》106册，《续大正藏》，《续诸宗部八》，卷77。
- ⑤ 日本空海（773—835）《真言付法传》，《大日本佛教全书》，106册。
- ⑥ 《刘宾客文集》卷7，柳宗元《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说书》，《柳河东文集》卷31。
- ⑦ 《经义考》卷23引《周易丛说》。
- ⑧ 《文献通考·经籍三》卷176引，《经义考》卷7引。
- ⑨ 《大正藏》卷55。
- ⑩ 《大日经义释》附，《卍续藏经》卷36。
- ⑪ 另可参阅日本壁瀨灌雄《藏文大日经释的再治本与未再治本之比较》、《大日经广释与简释之比较》，分刊于《印度学佛教学研究》1960年1月8卷1期，1961年3月9卷2期。
- ⑫ 《大正藏勘同目录》，《昭和法宝总录》第1册，下同。
- ⑬ 参见圆照《贞元录》，《不空表制集》，《大正藏》卷52、55。
- ⑭ 《卍续藏经》36册。

作者工作单位：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宗教研究所